

庫文生學中初  
本讀文古級分釋註

一編乙

芬珮呂 者 編

印編局書華中

# 註釋分級古文讀本

## 乙編一

### 趙威后問齊使

戰國策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卽惠后也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言好也。俗使者不說，說同悅。樂意也。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言奉王命來問后，則后亦當先問王。太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說明所以先問歲與民之故。

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複姓鍾離。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謂使之在位，成其職業也。葉陽子葉音攝齊處士，葉陽縣名。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無妻曰鰥。夫曰寡。無孤獨，無父曰孤。振困窮，振舉也。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息生之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北宮復姓嬰兒子，女名齊孝女也。無恙耶？撤其環瑱耳也，環耳瑱音天去聲。謂撤去一切，不以爲飾。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其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

爲至今不朝也？朝奉朝命也。謂有孝行當旌表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於音烏。於陵地名。當卽孟子所稱之陳仲子也。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索求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也，何爲至今不殺乎？」無用原不可殺。特率民出於無用實爲齊國之蠹。

## 魯共公擇言

## 戰國策

梁王魏嬰史記作鑿。卽梁惠王。觴諸侯於范臺史記作鑿酒杯。此作動詞用。謂宴飲也。范臺魏臺名。是時梁惠王方強，魯衛宋鄭之君皆來朝。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擇言謂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見路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也。』美，古之易牙，齊國之知味者。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嗛，音歎。足也。不嗛，言不飽也。易牙乃煎熬燔炙易牙，古齊國之知味者。肉，蒸之曰燔。近火曰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南之威，美人名。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王楚王謂莊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強臺一作荆臺。卽章華也。崩山一作崇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彷徨，水名。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言誓復不登也。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尊同樽。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

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闔須。白台與闔須皆楚王之美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與蘭臺皆梁地。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歟？』

梁王稱善相屬。屬續也。謂稱美不絕口。

## 淳于髡一日見七士

### 戰國策

淳于髡齊人。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比肩而立，隨踵而至，皆謂其人之衆也。言千里未必能得一聖，果能得之，則其人卽已衆矣。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衆字是一篇點睛字。

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言人各以類而聚，猶鳥獸之以羣分也。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柴胡桔梗皆藥名。小而水所鍾，則生於山而於水，則累世不得一焉。則求之何以能得及之？墨秦梁父之陰，則鄰車而載耳。言多獲而車重，不前也。喻求士不於其所聚之處，欲得一而不可苟於其聚，處求之，則所得必衆矣。夫物各有疇。疇，類也。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掘水於河，挹而取火於燧也。燧，取火之物。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 孫臣止魏王割地與秦

戰國策

華軍之戰，一本軍上。魏不勝。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講字當作媾。謂講和也。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也。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能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壘者，段干子也。印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壘。段干子欲得秦壘，秦欲得魏地。王使段干割地與秦，是使秦授壘於段干也。夫欲壘者制地，而欲地者制壘，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革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博頭有刻爲梟形者，擲得梟者合食其子。若不便，則爲餘行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食者行某，握不食也。故史記曰：便則行，不便則止。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言其不能自主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也。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妬其能，讒之。懷王遂疏屈原及頃襄王立令尹子蘭，又使上官大夫短之。王乃放屈原。屈原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既放游於江潭。楚人名潭，行吟澤畔，謂登岸而吟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何故至於斯？

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濁者，喻志行之貪汙；醉者，喻智識之昏瞀。是以見放？此不容人所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不絕物，亦不累於物也。』謂屈伸變化與時偕行。世人皆濁，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漏同汨音骨，決也。喻與之同流合汙也。衆人皆醉，何不餌其糟而啜其醨？餌，音浦食也。糟酒，滓言與之同醉也。啜，音嘗也。謂自別。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沐，濯髮也。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察，潔清貌。汶，塵垢貌。言沐浴之後，則身潔清，不可再受衣冠上之塵垢，故必彈而振之。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言願水爲江魚所食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皓，白貌。喻其德也。言不肯以清醒之體，入於濁醉之中，雖生死且不足計。何論放逐哉？

漁父莞爾笑貌，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足。』此歌見孟子，言水之清濁各有在。今湖北均州北，纓冠系也。滄浪聲平，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水名。

言。

## 諫封淮南四子疏

賈 詛

文帝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名長高帝少子孝文時謀反當棄市上赦其死罪廢為侯子。謚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同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言不忘父仇也。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人讒建於平王建出奔宋惠王時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等葉公討而誅之事見左傳大父楚平王與伯父叔父也。平王子子期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剝手剝足，以衝仇人之胸，固爲俱靡而已。擊碎也言與仇人俱斃也。淮南雖小，黥布即英布六人封淮南王高帝十二年反帝自將討之明年布敗死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可封仇人之地，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等。皆大動兵刃者也，故云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

刺諸荆軻。兩刺客一爲公子光刺吳王僚一爲燕太子丹刺秦始皇故云起於兩柱之間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

願陛下少留計！

諫獵書

司馬相如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秦武王捷言慶忌之子。勇期賁育，孟武王餘勇期賁育也。皆古之士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陵登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軼材言特出之猛獸駭不存之地，不存之地謂當獸見逼而存駭之處也。不能自犯屬車之清塵，屬車天子之從車也。不取斥言至尊故曰屬車。輿不及還轍，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均，喻敵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此段言不宜射猛獸於阻險之地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衡櫨。衡馬勒衡也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騁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此段言卽非險猶且不可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謂近

外恐墜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黃帝、帝顓頊、帝堯、帝舜，尙矣！」尙言久遠也。然尙書獨載堯以來，言可徵信者莫如尙書，然獨載堯以來，不及黃帝。顓頊則所徵者猶有藉於他書也。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搘紳先生難言之，謂訓謂百家雖言黃帝，多涉神怪，皆非典雅之訓，故當時士大夫不敢道。二書雖云孔子傳於宰我，而儒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家語篇名。儒者或不傳，以非正經，故不傳以爲實。余嘗西至空峒，山名，在今甘肅固原縣西。傳爲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處。北過涿鹿，山名今察哈爾省涿鹿縣。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即此。東漸於海，漸達南浮江淮矣。以書既不足信，乃於其生平足跡所歷者徵之。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索隱注古文卽帝德長老往往各稱黃帝堯舜之舊蹟，與其風俗教化固有不同。人要以二書所載者爲近於是，則尙書雖可信，而二書亦不盡無徵也。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章著。顧弟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言儒者於帝德帝繫二書，但未深見證之，長老之所稱其實不皆虛妄也。加考究，故不之傳。然以二書所表見，證之長老之所稱，其實不皆虛妄也。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言帝皇說，如百家中之言是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辨虛實而決擇，則不能。

余并論次，言不止論次堯以來且并擇其言尤雅者，及帝德帝繫等書也。故著爲本紀書  
首。」史記第一篇故曰書首結出作五帝本紀之意爲

## 項羽本紀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時儒者漢『舜目蓋重瞳子』。兩眸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苗裔後何興之暴也！暴猝

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難去聲，首難謂首先起事也。陳勝字涉，涉豪傑蠭起，蠭同蜂喻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言無尺寸之土也。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五諸侯齊趙韓魏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羽自稱西楚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棄關中，歸楚懷王放逐義帝而自立，羽尊楚懷王爲義帝尋徙之郴陰，令人擊殺之江中。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欲以力服人也而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五年謂漢高帝元年，至五年殺項羽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大道。」行止」小雅·車輦篇雖不能至，然心鄉即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贊孔子遺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贊孔子遺教。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借榮世不能傳世之人形起孔子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六經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 酷吏列傳序

司馬遷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免苟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正格爲政篇語。老氏稱：『上德不德，不自以爲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自矜其爲德。是以無德。』出老子四句八章。『法令滋章，章明也。盜賊多有。』二句出老子五十七章。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揭出作意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

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上下指官民相遁，謂民巧避法律，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若不沸，音費滯也。非武健嚴酷，孰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不得，不言道德者，溺其職矣。謂沈溺信反以爲溺職，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篇孔子語『下士聞道，大笑之。老子四十一章語，言下士不知道德之足重，反以爲可笑，非虛言也。』

漢興，破觚而爲圓，觚八棱有隅者，破觚爲圓，謂除去嚴法也。斲雕而爲朴，斲，削也。雕，鏤也。斲雕爲朴，謂崇尚寬簡也。網漏於吞舟之魚。魚能吞舟，其大可知，喻大姦也。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姦，蒸蒸厚也。言不必巧避責成。黎民艾安，艾，治也。言不必巧避法律，得以業也。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此指嚴酷，彼指道德。

### 賜竇融璽書

光武帝

制詔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河西五郡謂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也。俱是時以屬國都尉行。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邑同悒邑，不快也。敍出渴慕之意。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光武建武五年夏，竇融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

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公孫述字子陽時據成都。天水有隗將軍。隗囂時據天水天水漢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言爲蜀則蜀重爲漢則漢重也融之懷，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也。具俱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助漢立文之輔周室，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削通說韓信曰「三天下鼎足而立」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言疆域不相屬也非相呴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令行南海尉事效致也七郡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言土有定界而民無常主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作結以報答

### 誠兄子書

馬援

吾欲汝曹謂兄子嚴敦也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弟有此行也。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故援作此言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缡，申父母之戒，缡帨巾也儀禮昏禮母施衿結缡曰勉夙夜無違此喻言再三申訓誠之意，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龍伯高名述字伯高乃修德於己人自服之者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名保亦京兆人時爲越騎司馬廣行義俠結人之權者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得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鷺」者也。鵠與鷺相類所以可效鵠水鳥鷺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虎與狗迥殊所以不可效

訖同迄今季良未可知郡將下車謂到任也皆切齒痛恨州郡謂州郡長官也以爲言難將心是以不願汝曹效也。以上誠其通輕俠客

提季良取禍一層

### 遺黃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在嵩陽縣西北武帝元封元年幸緜氏登太室聞山呼萬歲聲者三因以名焉嵩陽卽今河南登封縣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卽事謂就徵而起受事也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此取不受諸侯辭命及援止而止二事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論語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不夷不惠是無無隘恭之病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巢父許由堯時二高士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言不有待也

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嶢音敲堅也。皦皦者易汙。皦音皎白也。』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知

者希宋玉對楚襄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不過數百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望之近魯陽樊君，樊英也。魯陽，河南魯山縣。今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謂聲名頓減也。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名不副實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因出及處士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雪洗也。結出致書正意。

## 隆中對

諸葛亮

自董卓以來，靈帝中平六年，卓將兵詣京師。廢少帝立陳留王，專權用事。漢室大亂。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袁紹爲袁安，幽州討曹操，不克。軍潰疾作卒。則名微而衆寡，而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人謀二字一篇要旨。

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此言曹操之強。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孫堅孫策及權也。

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

此言孫權之強。荊州即今湖北江陵縣。

北據漢河，利盡南海，

謂自桂陽蒼梧跨有交州，則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

一都會也。

西通巴蜀，

言荊州之形勝。

之國，而其主不能守，

是時曹操方定河北，荊州次當受敵。

劉表爲

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其有意乎？

益州，即今四川。

險塞，

府者，物所聚也。天物所

聚，不假人力，故曰天府。

高祖因之以成帝

業。

高祖始爲漢王，王巴蜀漢中，故云。

此言益州之形勝。

劉璋弱，

益州牧劉焉子。

性寬，

無威略。

政令多闕，

張魯在北。

魯爲劉焉督義司馬

與奪其衆，會劉璋立以魯不

脩順殺其家，魯遂據漢中。

民殷國富，

殷盛。

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

謂張松法正

可取。

將軍旣帝室之胄，

胄裔。

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

先主一生本領。

益，保其巖阻也。

嚴險。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之好，內修政理。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

荊州之軍以向宛洛，

宛南陽縣名。洛卽洛陽。

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

以荊州戰以益州守。成算在胸，何等經濟。

百姓

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言得荆益後，如復之策。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先生陶淵明自謂也。元亮本名淵明至

宋改名潛，初仕晉爲州祭酒，後改爲彭澤令。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妄同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簾幅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古高士，有言：『不戚戚於貧賤，晏如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若人指先生，儔類也。衡觴賦詩，以樂其志。贊其好書嗜酒，著文章自娛。無懷氏古帝號之民歟？贊爲太古之民。

## 雜說四

韓愈

世有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揚，善相馬。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謂長材短馭，喻養之不厚。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